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郑文光科幻作品集



# 地球的镜像

郑文光

—

远远望去，这个星球是黄色的，就像一只柠檬浮现在紫黑色天鹅绒般的宇宙空间。因此，“探索号”上的宇航员们以为它上面只是一片裸露的沙漠。当宇宙飞船接近它时，才发觉到，这个星球有一层稠密的、黄色的大气，微微发绿的云块就像一个个岛屿那样；漂浮在大气的海洋之上。

宇航员小心地勘察着这个寂静的星球。他们很快就发现，大气层的主要成分是氧——这就是说，可供人类呼吸；这儿的河水也可以饮用。不过，虽然星球上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植物，却并没有发现飞禽走兽，更没有高级的文明。只有在最后，他们攀上了云霞掩映的高山，才发现隐隐约约露出一些宫殿式建筑的飞檐和角塔，但是阒无人迹。

作为在银河系中巡航的宇宙飞船，“探索号”飞走了。宇航员们建议，第二批到来的人当中，应该包括一位宇宙考古学家。崔一宁就这样地，于三年半之后，乘坐“百花号”在这个柠檬般的星球上着陆——这个星球，第一批宇航员称之为“乌伊齐德”。

二

“喂，老崔，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做乌伊齐德吗？”“百花号”的船长，年轻的生物物理学家令狐申喊道。他们已经踏上了那富于弹性的草地。两个女宇航员却还在舷梯上，东张西望，察看着陌生的星球上瑰丽而醉人的风光。

崔一宁回过头来，迟疑地摇了摇头。

“你把这几个字母倒过来念——对，Diquu--Uiqid，意思很清楚：地球的镜像。”

崔一宁好奇地环视着火箭四周的自然景色。他们降落在一片苍茫无际的草原上。草的颜色是品红的——虽然有些斑驳，但是品红色的基调使得大地像是着了火。远处，波光粼粼的，大概是一个湖泊？不过湖水却不是蓝色的，而是像绍兴花雕一样，泛着明亮的黄色。更远的地方，有一片青色的，连绵起伏的山。宇宙飞船的那一侧，有一片稀稀疏疏的树林子，好像杨树的那种乔木长得十分高大，不过树干是棕色的，而叶子却像玫瑰花一样红，香山静宜园的红叶远远赶不上这些叶子的火辣辣的美丽。

“我可看不出这儿与地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崔一宁咕浓道。“真的吗？”令狐申快活他说。“叫你的夫人来看看。喂，杜英玲！”

叫作杜英玲的女宇航员是一位纤瘦、举止敏捷而秀气的女人，她的职业是地质学家兼摄影师——宇航员们都得受两个以上的专业训练。她站在丈夫峰边激动地察看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忽然，她抓住崔一宁的手，嗫嚅道：

“补……色……”

令狐申得意地笑了，又把聪明的眼神投到第二个女宇航员、他的未婚妻子古明慧的脸上。化学家兼医生古明慧的一双妩媚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被这色彩斑斓的自然景观强烈吸引住了。

令狐申迅速地抓过挎在杜英玲肩上的照相机，也不对准什么目标，立刻揿动了快门。五秒钟之后，冲洗好的照片——彩色负片从暗盒中退出来了。

令狐申捡起照片，迎着亮光，刚投上一瞥，便大声喊起来：

“可不！就跟在十三陵或者西山拍的照片差不离儿……”

由于光学上的补色原理，乌伊齐德上用彩色负片拍的照片，竟和地球上用彩色反转片拍得的照片十分相似，这点深深激动着宇航员们。

“真是……镜像……”崔一宁喘着气说。

“瞧吧，我们会发现乌伊齐德人的，像你我一样，只是浑身上下，一片蓝色……”令狐申狡猾地眨着眼，嚷着，他很快又钻到飞船肚子里，开出一辆气垫车来。

“你真相信，有蓝色的人吗？”一直不曾开过口的古明慧问。她年轻，漂亮，一双大眼睛就像两片深深的湖——当然是地球上的湖。

“我相信，……一切都相信！”令狐申快乐他说，摊开一只手：

“请吧，地球使者们，我们是宇宙空间的爱丽思，对吗？”

他们一个个跨进气垫车。杜英玲想，可不，他们就像爱丽思一样，来到镜中世界——不过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而不是英国小姑娘爱丽思的梦境……

### 三

气垫车时速为 180 千米。他们开上这片不很陡峭的山地，费了四个半小时——当然是按照他们手腕上佩戴的、地球的手表。这期间，乌伊齐德上空的太阳几乎一点儿也未曾移动过，这颗星球的白昼一定是非常长的。

他们停下来休息了两次，吃点东西，拍些照片，采集点岩石和植物标本。的确，他们一次也没有遇到过哪怕一只昆虫，甚至弄虚作假昆虫的躯壳。看来，第一批宇航员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乌伊齐德上没有动物。但是，那些飞檐和角塔又是什么生物建造的呢？他们按照第一批宇航员绘制的地图去找寻据说是高大的宫殿式建筑，又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地图没有错，山，湖泊，树林子，方位都一样，只是……

“也许，是他们的幻觉，”崔一宁喃喃说。“就像地球上的海市蜃楼……”

令狐申轻轻地摇着头。作为生物物理学家，他很清楚，在一个自然条件跟地球如此相似的星球上，生命发展的进程应该是差不多的。乌伊齐德的什么地方，一定有动物，有人——当然，形体、颜色、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毕竟是有理性、有感情、会创造文明的生物……

唯一的解释是：在这三年半的期间，乌伊齐德上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但是，断壁、残垣，一点儿痕迹都没有。难道真是海市蜃楼吗？不，就是海市蜃楼，那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幻觉，海市蜃楼仍然是实际的影像、不过是……歪曲了的影像，气垫车猛烈地喷着气，继续爬坡。他们要登上最高的山峰。这座山，在第一批宇航员绘制的地图上，叫安娜鲁穆支峰，这又是珠穆朗玛峰的反写。不过它并没有地球上的珠穆朗玛峰那么高峻。

此外，它也不是白雪皑皑的，而是披上一层威严的黑色。

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张开在他们面前。

“也许火山爆发，把宫殿摧毁了？”古明慧说，她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悦耳动听。乌伊齐德着陆以后，由于大气中富含氧气，她的脸色出奇地红润和鲜亮。令狐申每看她一眼，都感到一阵心跳。地质学家杜英玲摇摇头。只有三年半的岁月，什么样的火山爆发，能够不留一点儿痕迹？她阑带点儿疑问的眼光看着丈夫。崔一宁正以考古学家的精明的目光观察着火山口；然后果断他说：“我得钻进去——里面曲曲折折，气垫车怕不行吧？令狐，咱俩？”

“我们都进去。”杜英玲庄严他说。她立刻从气垫车上拿下一盘细细的，但是非常坚韧的玻璃钢索具。

四个人身上都背着小型喷气发动机——这是为了往上扩充时帮助一下体力，然后他们攀着绳索鱼贯而下。弯弯曲曲的火山通道提供了天然的阶梯。他们只休息了一次，喝了点水，就到了火山底部。令狐申看了看手表，他们只费了一小时又 10 分钟。

“这边，”崔一宁用一种压抑的激动的声音说，“那儿有亮光。”的确，一种神秘的光从熔岩壁上反射出来——一种场致发光现象。淡淡的，宛如紫色的轻烟，把火山底部照亮了。这是一个奇幻得有如童话的世界，杜英玲紧紧攥住丈夫的手。古明慧依傍着令狐申，后者则一动也不敢动。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就像非洲的战鼓一样。

“这儿有通道，”崔一宁靠近令狐申，轻轻说，“我们进去看看？”

他们又鱼贯地穿过那条只能容一个人的甬道。十几分钟以后，便来到一个很大的洞窟。

从拱形的顶部，投射出一种若隐若现的微光。洞窟的四壁很平滑。好像是人工修整过的，在它的一侧，甚至还有几扇门。

四个人就站在其中一扇门的面前。乌伊齐德上有理性的生物，是不是就要跟地球使者会面呢？他们屏息敛气，用眼神互相商量着，每下人的眼神都是惶惑不安的，门，不是木头制的，好像是一种不透明的黑色的有机玻璃。门，也像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门一样，一排排、一列列嵌镶着突出的门钉，不过要小一些，密一些。

令狐申伸出手，摸了一个门钉。啊……他惊呆了，张大了嘴。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洞窟消失了，他们面前竟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蓝色的，荒凉的大海，涌起滔滔白浪；接着，海上出现了巨大的张着满帆的楼船，一艘、两艘、三艘……

波浪向宇航员们袭来的一瞬间，古明慧惊叫了一下，令狐申立刻扶住了她。他是首先醒悟过来的人。他用低低的、但是果断的声音说：

“别动，这不过是……全息电影！”

真的，十分逼真的图景，却没有声音：海的吼叫，船上的喧闹的生活——正有一些穿着明代战士装束的人在船是走来走去哩。但是宇航员们除了自己的心跳，什么也没有听见。

然后，在一艘高大的楼船甲板上，出现了一群人。这艘楼船驶近了一——不，不是驶近，是电影镜头拉近了。一个高大魁梧、面白无须的人立在船上，离宇航员们似乎只有 10 步之遥。他的嘴翕（左加口旁）张着，在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听不见——转眼间，海面上露出一条蓝鲸的背脊，像喷泉一样的水柱，蓝鲸的尾巴拍打着海水，不久又消失了。

“这是……”崔一宁在他妻子耳朵边上悄悄说。“这是郑和下西洋……”

大家恍然大悟了：这当然是地球的镜头，海水，船，鲸鱼，人物……那个人，就是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郑和，虽然谁也没看见过他的照片，但这是毋庸置疑的。场景是这么真实！

宇航员们却一点儿也不曾想到：为什么反映地球上 15 世纪的历史事件的全息电影竟然会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放映出来……

船消失了，海消失了，四面依然是空旷的、被淡淡的神秘光源照亮的洞窟。宇航员们才从白日梦中醒过来，他们谁也不想说话。“我是不是再

揪一个别的门钉？”令狐申怯生生地说，目光从三个伙伴身上掠过。他还是称之为“门钉”的，实际上，他已确凿无疑地弄明白了：这是放映全息电影的一个个按钮。

没有人回答。令狐申把哆哆嗦嗦的手又伸向另一颗“门钉”，他自己立刻又惊得往旁边一跳。

眼前是残酷的战争和屠杀。不，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院落里一身甲冑的战士向着宫装的女子举起明晃晃的战刀；血，像喷泉一样……突然间，什么地方着火了，火势迅速蔓延，转眼间就充溢了整个空间，他们没有听见喊叫，也不感觉到火的灼热，但是四个人的心都在颤栗。啊，火光中隐隐约约的，不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火烧……阿房……宫。”崔一宁结结巴巴他说。谁知道他猜得正确不正确呢？不过，作为考古学家，他已经看清楚，甲冑、宫装、兵器，都是秦代的款式。

令狐申没有再征求意见，立刻又揪了另一个按钮，啊，这回谁也不用怀疑了：竟是几十个胳膊上缚红布条的少年齐刷刷地站在那儿，向看不清楚的一个什么地方，接二连三地挥舞着一本本红色封面的小书；然后又是另一伙同样年龄的少年扑向他们；转瞬之间，皮鞭飞舞，刀光闪闪，砖头乱飞，一场混乱的搏斗；一个小伙子，额角滴着血，脸上在抽搐，一双眼睛失神地瞅着宇航员们……

崔一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

“一宁！”杜英玲尖声叫着。令狐申和古明慧七手八脚地把崔一宁扶起来，只见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我可怜的哥哥啊……”20世纪的一场愚昧而野蛮的武斗，崔一宁那个在武斗中伤重致死的哥哥的形象，竟然出现在这陌生的星球上，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现在，每个宇航员心里都明白：这些是全息电影，并不是摄影棚里拍摄的，而是历史的实录，是在地球上的现场拍下来的！但是，谁拍下的这些镜头？谁又把它们运送到若干光年以外的这个乌伊齐德星球上，贮存在洞窟中呢？而且，而且……

在火烧阿房宫或郑和下西洋时代，地球上根本还没有发明电影，更不用说全息电影了。

这些念头使宇航员们深深感到惶惑而迷乱，他们都是科学家，他们不相信神力，也不相信奇迹，可是……如果不用神力或奇迹，这一切，又该怎样解释？

他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 四

过了半个钟头，崔一宁才恢复了平静，他对三个伙伴说：“这里一定贮存了地球上若干历史场面的全息影片。怎么拍的？我想，答案的钥匙一定也在这里。我们把按钮一个个揪过去吧？”“我可不愿再看那些残酷的屠杀场面了。”古明慧的声音还带着明显的战栗。

“并不总是战争和武斗的。”令狐申安慰她说。“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些有趣的场面，例如唐明皇的歌舞伎演出霓裳羽衣舞，或者哪一个朝代的宫廷宴会，或者结婚大典，诸如此类叫人高兴的事情……这就像看电视一样，不爱看的可以快些拧过去。”

全息电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掠过去。虽然不全是战争，却也没有令狐申所设想的那些喜庆场面，大多数镜头是普通的。单调而贫困的古代乡村生活，在激流中奋斗的小艇的大特写，人和野兽的搏斗，大雷雨中瑟缩地战栗

着的渔人……崔一宁认真地、细细地看着，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有什么东西比看见复活了的古代历史画面更珍贵呐？在别的人看来全都是一样的衣服、器皿、工具，房屋式样……在他眼里却分辨得出是盛唐或晚唐的，是南朝或北朝的，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的，仿佛这个不知名的摄影师存心拍摄各个朝代、各个地区。各种不同生活的镜头……

有一个画面，是求雨：脱得赤条条的人扮做旱魃，在烈日下跳舞。望着那些被干渴和疲乏折磨得面黄肌瘦、筋骨裸露的人们，古明慧转过脸去，小声对杜英玲说：

“这就好像把我们放在兽笼子里让人参观一样。”

崔一宁一震。他又听见杜英玲说：

“看来，宇宙人几千年来一直在观察、研究我们……可是，为什么只有中国的镜头？地球上的别的地方，那么多国家，宇宙人都没有看见？”

“唔，”虽然声音很低，却仍然听得出令狐申的快活腔调。“一定是我们中国这个舞台演出的戏最好看——在宇宙人眼里看来……崔一宁又一震。他这个考古学家从来不曾想过这些问题，如果地球以外的理性生物要研究地球历史，他们将要怎样做？自然，这些镜头，未必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就像人们去参观笼子里的动物，未必总是选它最威武、最美丽、最生气勃勃的一瞬间……

人类研究自己的历史，能够这样客观、这样头脑清醒。这样铁面无私吗？我们是不是总在有意无意地给历史作些打扮和修饰；而当我们看见别人给我们拍下的历史镜头时，就像在镜子中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满身疮疤一样……

突然间，令狐申喊起来：“看呐，飞碟！”

真的，是地球的蓝澄澄的天空，一个发着荧荧绿光的东西迅速掠过去，它就像两只扣合在一起的碟子一样。“飞碟！”是的，古代的镜头。为什么不可能是飞碟拍摄的呢？如果外星球人要研究地球，这可是最聪明、最直截了当的办法……

看来，在这个乌伊齐德星球上，至少几千年前，已经发展了高度的文明，而且，他们一直注视着遥远的地球上发生的一切。而在地球派出使者到达这个星球的时候……

这样的画面真的出现了：在乌伊齐德上，黄橙橙的天空和火烧一样的大地，一眼就可以看出跟地球景色大不一样。“探索号”宇宙飞船降落了，走出了第一批宇航员们……

崔一宁猛的抓住令狐申的手。

“我明白了！”他的声音透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激动。“他们从第一批宇航中认出了中国人，因此，他们把几千年间摄制的有关中国的电影准备好了，等着我们来看……”令狐申赞许地点点头，他又掀下一个按钮。

这是在乌伊齐德的山上，就在刚才他们进来的火山口旁边，一座奇特的华丽的宫殿，走出几个……啊，蓝色的人！看，他们转过身子来了，脸朝着宇航员们，眼睛大而深邃，额角高高的，脸上挂着谜一样的笑容，蓝色的皮肤晶莹光洁。他们挥挥手，不知咕噜些什么，然后进入宫殿旁边一座待命出发的宇宙飞船里面，蓦然间，飞船起飞了，发射架倒下，这一刹那，宫殿也坍塌了，化为灰烬……画面，消逝了。在宁静的、始终笼罩着一片紫色微光的洞窟中，只听见四个人沉重的呼吸声。

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令狐申才说——带点儿忧伤的调子：“他们走了，到别的星球去了，他们不愿意和我们相会……”

“为什么？”古明慧小声——非常小声地问。

“也许，他们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更清楚。”崔一宁意味深长他说。

“难道，”杜英玲急促他说，“宇宙间各个星球上的人类不能友好地交往吗？”

崔一宁沉重地摇了摇头。

“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文明阶段的人。当我们还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他们就掌握了激光全息摄影技术和在空间中远距离传送讯息的方法。他们至少比我们早发展了几千年。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野蛮人。他们凭什么相信这些野蛮人不会举起机关枪，驾驶坦克车，或者用什么火枪、长矛、砍刀、砖头来对付他们？……”

“我们呢？”令狐申冷笑着说。“我们相信自己吗？”

“但是，”杜英玲又说，“如果他们的文明比地球人早了几千年，他们还怕什么坦克车和机关枪呢？”

她的丈夫立刻回答道：“噢，历史上并不总是先进文明取得胜利的，成吉思汗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落后的游牧部落扫荡了亚欧两洲一切繁荣的文化……”

“现在，我也明白了。”令狐申的聪明和眼珠闪着光。“为什么这颗星球上没有动物，乌伊齐德人把它们全撤走了，他们是现代的诺亚……”

“难道我们地球人真像洪水那么可怕？”古明慧伤心他说。

“当然，地球人跟地球人也不一样。我们大家都明白，对于有些地球人，最恰当比喻是——洪水猛兽。”崔一宁一字一顿他说。

## 五

后来宇航员们在各个星球上，都没有找到移居出去的乌伊齐德人。

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像超新星一样爆炸了，或者像辐射一样消失了。他们只是到达了我们的到达不了的角落。不是吗？人类无论怎样向宇宙进军，永远也不能穷尽这个丰富多彩的、无边无际的、神奇莫测的宇宙！

## 史前世界

原着 郑文光 改写 星河

北京天文台教授郑文光是我国著名的科幻作家，他自从撰写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以来，总共发表有100万字的科幻作品。大家都知道，描写复活恐龙的《侏罗纪公园》是199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科幻影片，可郑文光先生不但也曾写有科幻短篇《侏罗纪》，而且早在1980年就写过一篇复活古生物的科幻小说——《史前世界》。

----

星期六下午，霜霜把方立炎拉上车，说要带他去史前世界做一次探险。

“可我们怎么去呢？”方立炎以为她在开玩笑。

“我们坐时间反演器去。”霜霜回答说。

“什么器？”方立炎没听明白。

“时间反演器。它能使时间倒流，把我们送到远古时代去。”

“时间怎么可能倒流呢？”方立炎不相信。

“你知道光速吧？光每秒钟能跑三十万千米，如果谁能以光速飞行，他将会看到时间停滞不前了；要是一但超过了光速，时间就会倒流。这就是时间反演器的原理。”

方立炎跟霜霜来到郊区的一个研究机构，霜霜的父亲周教授带着他们坐上直升机，向一个巨大的自然保护区飞去。

“有烟！”当看到远处升起一股淡淡的轻烟时，霜霜大声喊道，“我们快要看见猿人了吧？”

果然，当直升机绕过两个山岗之后，他们看见在一片开阔地上有一堆猿人围坐在火堆旁。它们有的在烤着食物，有的在制造简单的工具，还有几个小猿人好奇地瞪着天上的直升机。

这时一群野猪突然冲了出来，猿人们纷纷抄起武器与它们展开搏斗。猿人们用粗木棒使劲打击野猪的脑袋，而野猪却挣扎着撞向猿人。最后几个猿人一起扑上去，用简陋的刀斧把野猪砍倒在地。

“换个别的地方吧，”霜霜说，“这太可怕了。”

“可这就是原始人的生活。”周教授严肃地说，“不经过这种艰苦的斗争，猿人就不会发展成为现代人。”

直升机继续飞行，霜霜和方立炎又看到了许多稀有的古代动植物，甚至看到了已经绝迹的剑齿虎与犀牛在银杏树下搏斗。这时从一个不大的湖面上突然冒出一个像蛇一样的动物头颅——原来是一只巨大的恐龙！

霜霜和方立炎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那只恐龙，一只像大鸟一样的丑陋怪物从山中飞了出来，飞翔时还扇起阵阵大风。这是一只翼手龙，它的个头和直升机差不多，因此当它撞上直升机的尾部时，竟把直升机打向一边，坐在后座的霜霜被甩了出去！

方立炎和周教授吓得脸都变了色，因为他们看到霜霜虽然平安地掉到湖里，但在她不远的地方，竟然冒出了一个雷龙的头！

霜霜拼命地向岸边游来。恐龙本来看不见静止的东西，可霜霜一游雷龙却正好发现了她。这只残暴的肉食性恐龙向着霜霜追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方立炎抄起直升机里的一根金属棍，朝着湖心跳去。雷龙正要去抓霜霜，忽见天上又落下一个黑影，所以愣了一下才慢慢地举起它那吓人的爪子。而方立炎则奋不顾身地一跃而起，把金属棍狠狠地砸在雷龙的前爪上……

没想到雷龙居然僵住了，举着前爪站在水里一动不动，就像一尊雕像。方立炎趁机把已经吓昏过去的霜霜抱起来，吃力地向岸边游去。

直到两人登上直升机，周教授才按下一个电钮，说道：“注意，复原！”话音未落，那头雷龙的爪子才完成了它的动作，并发出一阵惊心动魄的嗥叫。

“爸，您到底耍了些什么花样？”霜霜奇怪地问道。

“哈哈，我只是给电脑打了个电话，整个自然保护区都是由它控制的。”

“怎么回事？”霜霜还是不明白。

“你们听说过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的故事吗？有一次他的学生和他开玩笑，头戴猛兽头，手安牛蹄子，装成怪物吓唬他。可他看了笑笑说：‘你的样子虽然很凶，可一看你的蹄子就知道你是吃草的。’这说明生物的习性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人们可以根据生物体的一部分设想出整个生物的样子。古生物学家常常利用古代动物的一小块骨头或一颗牙齿造出整个古代生物模型。那么这种复原工作让电脑做会怎样呢？只要有一定的数据，电脑

就能比人更准确地复原出任何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来。再进一步，电脑不仅能复原一具动物模型，而且能复原出一个真正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动物来。”

“啊，原来那些猿人和恐龙都是电脑制造出来的。”霜霜恍然大悟。

“这么说不是靠时间反演器了？”方立炎忽然想起霜霜刚才的说法。

“时间反演器？”周教授一听愣住了，霜霜只得解释道：

“您说去史前世界，也没说怎么去，我只好瞎猜，以为是乘坐比光速还快的机器，让时间倒流……”

“哈哈哈哈哈，超越光速的设想目前恐怕还难以证实呢！”周教授笑着说，“这个史前世界可是电脑制造出来并且真实存在的，要不猿人和恐龙怎么会同一个时代出现呢？它不但为电脑所设计，而且还受电脑控制。电脑控制了所有动物的脑生物电流，也就控制了它的活动。刚才雷龙抬起它的爪子时，我就给电脑打电话，要它下令让那个地区的一切动物一律停止活动！”

## 飞向人马座

郑文光

战争以侵略者的可耻失败告终。人们又陆陆续续回到和平生活中来。

宁业中回到宇航城的时候，废墟已经清理，刚刚平好的机场跑道落下一架又一架飞机，载来建筑器材、机器和食物。

他打听到岳兰的消息，原来，她早就回来了，并且参加了重新建造“前进号”的工作。

岳兰现在是一个23岁、端庄而成熟的姑娘了。她出落得惊人的美丽。宁业中在宇宙飞船施工现场找到她。她奔过来，长久地握着宁业中的两只手，摇呀摇的，两只明亮的眼睛瞅着宁业中的胡子拉茬的脸，亲切地说：“你怎么也不写下你的军邮号码？教我信也没法回。你的中微子电信机，我跟邵伯伯谈过，他还挺感兴趣哩。对了，你住在哪里？招待所？回去刮刮胡子，换换衣服，跟我上邵伯伯家吃晚饭，好吗？”

宁业中局促地站着，嘿嘿地笑。

“去吧，去吧！”岳兰轻声说。“如果你能跟‘东方号’联系上，邵伯伯不知多么感谢你！...我也是。”

邵子安明显地苍老了。战争期间，他在深深藏在地下的导弹工厂工作，长期见不着阳光，白发也增加了。但他依然精神矍铄。老两口住在宇航城圆形会议厅的传达室里。邵子安看见宁业中十分高兴。

晚饭桌上，邵子安问起中微子电信机。

“图纸都在通信兵总部里。”宁业中解释道。“由于保密的原因，我没有带回来。我们开个介绍信，就可以拿到，或者干脆借一台先用用。”

“可是，‘东方号’出发6年了，它的轨道肯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还能找得到踪迹吗？”

宁业中回答得很干脆：

“只要昼夜不停地扫描，花上四五个月的时间，一定能找到。可是，宇宙飞船……”“‘前进号’？没问题，再有一年就能造好。”岳兰十分爽朗地回答。“首先要跟失踪的人联系。噢，业中，你这是多大的功绩！如果找回

继恩他们，我们给你请功授勋！”

邵子安微笑着，持重地说：“有人说，‘东方号’飞出去都6年了，杳无音讯，茫茫太空，哪儿找去？再造‘前进号’，无非是浪费国家急需的资财罢了……”“是的，我们首先要治疗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但是科学研究要不要立刻上马？加速器、核聚变、人工合成生命、电子脑、星际航行--这些尖端科学可以带动我们整个科学技术。噢，战争结束了，新的一场战争又开始了，这是科学技术的竞赛。还是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战争中牺牲了多少好青年，我们就算真的为科学事业牺牲了，又有什么？”

被激情点燃了邵子安变得年轻了，他的一双鹰似的锋利的眼睛又恢复了青年时代的神采。他掏出烟盒，递了一支给宁业中，自己点了一支。

短短几句话说得宁业中浑身发热，他把没有点着的纸烟一扔，立起身来说：“你派个人出趟差，我陪他去，借一台……”“我和你去。”岳兰爽朗地说。“不过我还有点不大明白，你的中微子信号能够到达他们那儿，我是毫不怀疑的；问题是他们怎么回答？”

宁业中犹豫起来：“他们有微波通信设备吗？”

“有的，但功率不大。”邵子安插进来说。

“他们要是不能回答，你又怎能定位呢？”岳兰继续问。

“他们即使能回答，你也还是不能定位的。要知道，你的中微子束到达‘东方号’要花9个月时间，再收到他们的回答信号，又得花9个月。这一年半里他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这么说……”宁业中喊了起来。

岳兰冷静地说：“中微子电信机还是有用的。第一，你可以连续发出信号，如果他们收到的话，他们可以根据信号的间隔时间、方向变化计算出‘东方号’的轨道根数，有可能的话，他们会回答我们的；第二，‘前进号’上也应该装一台中微子电信机，这样‘前进号’在搜索过程中等于有了一台可靠的雷达。”

要讲述宁业中的发明，能写上一部几十万字的专著；但是简述这个发明要点，不多几句话就行了：中微子是基本粒子的一种，它不带电，因此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它也不参与强相互作用，只参与弱相互作用。因此它几乎能穿越任何物质。

可以想见，邵子安和岳兰是多么重视这种仪器。不但从通信兵总部借来了一部中微子电信机，还给宁业中建造了一座实验室。让他研究进一步提高中微子束的强度，并且要把分辨率大大增加。事实上，这是一台中微子宇宙探测器。

这一年的秋天十分温暖。2004基地上，又耸立起新的“前进号”的高高的塔尖。

还需要4个月才能飞。岳兰现在给宁业中当助手，试验他的中微子新机器。邵子安也常常来，老头儿很少说话，只是用精明的、内行的眼光观察一遍，走了。总指挥也来过几趟。

有一天，实验室来了一个意外的客人--当年的钟团长，现在是钟师长了。这次他是从北京回来，特意弯到宇航城看看的。

宁业中正在调试着仪器。

“小伙子，仪器测试得怎么样，要不要一个助手？”钟师长拍拍宁业中的肩膀说。

宁业中直起腰来，满脸窘相，喊了声：“钟伯伯！”

钟师长满意地打量着业中：“科学家，干吧，再见了。”

机器开动的那一天，总指挥也来了。宁业中把手指搁在按钮上的时候，手有些发抖。

岳兰问邵子安：“我们先向人马座方向探测吧？”

邵子安点了点头：“然后偏西、偏南，对着这两个方向扫描。”

“为什么？”岳兰转过身子，扬起眉毛。

“超新星在东北方，它对‘东方号’有辐射压。”邵子安解释说。

“开始吧！”总指挥沉着的声音响起来。

看不见的中微子像一支无形的锥子刺透天空，立刻在操纵台的屏幕上显出光怪陆离的斑点。“大气层！”宁业中低声说。接着这些影像消失了，屏幕上一片空白；一会儿，一个暗影在屏幕一闪，就过去了。“流星！”宁业中说。

“下一步，‘前进号’出发，开动飞船上的中微子探测器，一路飞，一路探测‘东方号’的踪迹。”邵子安说。

总指挥温和地对岳兰说：“‘前进号’就要起飞了，不过你不能指望很快追上一个远在75000亿千米外的‘东方号’，你要准备飞上一年、两年，说不定要付出你整个青春。

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岳兰镇静地回答：“首长，我希望不要改变决定。”

岳兰十分清楚，代价的确是巨大的。然而作为烈士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了这样的性格：一件事情只要作出决定，就义无反顾，再漫长再艰险的道路她也会走下去。

“好的。”总指挥用稍稍有点暗哑的声调说。“岳兰同志负责组成宇航队；邵子安，负责全面工作，并且帮助岳兰提出飞行方案，提交总指挥部讨论。至于这台机器，要一直开下去。我同意，正式调宁业中来负责这台机器。”

大家离开实验室。在门口，宁业中低低地唤道：“岳兰！”

“什么事？”

“上次我在邵伯伯家说，战争期间我试验过……”“是的，怎样？”

“我利用战争的间隙发出许多信号。我不是无目的地试验，我就是向人马座天区发报。

电文在这儿。”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拿出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薄纸给岳兰。

“现在不要看。再说一句，我正好是一年以前发射这些信号的。”

岳兰慢慢地展开一张非常薄的但很坚韧的纸，不出声地读着，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电文是这样写的：

“东方号”！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同志的敬礼！请坚持下去，勇敢的宇航员岳兰将率领“前进号”来救援你们

宁业中

一阵泪水涌上岳兰的眼睛，她抬头一望，宁业中走得没有踪影了。岳兰紧紧攥住那张薄纸，激动得满脸是泪。

## 地球的镜象

郑文光

远远望去，这个星球是黄色的，就像一只柠檬浮现在紫黑色天鹅绒般的宇宙空间。“探索号”上的宇航员们以为它上面只是一片裸露的沙漠。当飞船接近它时，才发觉到，这个星球有一层稠密的、黄色的大气，微微发绿的云块像一个个岛屿，漂浮在大气的海洋之中。

宇航员们很快就发现，大气的主要成分是氧，能供人类呼吸；这儿的河水也能饮用。不过，虽然这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植物，却没有发现飞禽走兽，更没有高级文明。只有在攀上了云霞掩映的高山时，他们才发现了隐隐约约露出的宫殿式建筑的飞檐和角塔，这些宫殿建筑全都阒无人迹。

“探索号”飞走了，宇航员们建议，第二批到来者当中，应该有一位宇宙考古学家，并把这个星球称为“乌伊齐德”。

三年半之后，崔一宁作为考古学家，乘坐“百花号”来到了“乌伊齐德”。同行的共有四人。

“老崔，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做乌伊齐德吗？”“百花号”的船长、年轻的生物物理学家令狐申喊道。崔一宁迟疑地摇了摇头。

“你把这几个字母倒过来念--对，D i q i u - U i q i d，意思很清楚，地球的镜像。”

两位女宇航员还在舷梯上，东张西望。四周一片无际的草原，草是血红色的，使得大地像是着了火。远处，波光粼粼，大概是一个湖泊，湖水却呈明亮的黄色。另一侧，有一片稀疏的林子，一种像杨树似的乔木长得很高大，树干却是棕色的，叶子是红色的，香山静宜园的红叶也决不如它美丽。

“我可看不出这儿与地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崔一宁咕哝道。“杜英玲，你看呢？”

被叫作杜英玲的是一位纤瘦、举止敏捷而秀气的女人，她的职业是地质学家兼摄影师--宇航员都得受两个以上的专业训练，她是崔一宁的夫人，此刻正站在丈夫身边激动地看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忽然，她嗫嚅道：“补……色……”她迅速地抓起挎在肩上的照相机，也不对准什么目标，立刻掀动了快门，五秒钟后，冲洗好的照片--彩色负片从暗盒中退出来了。

令狐申拎起照片，迎着亮光，刚投上一瞥，便大声喊了起来：“可不！就跟在十三陵或西山拍的差不离儿……”由于光学上的补色原理，在乌伊齐德上用彩色负片拍的照片，竟和地球上用彩色反转片拍得的照片十分相似。

“真是……镜像……”崔一宁喘着气说。

“瞧吧，我们会发现乌伊齐德人的，像你我一样，只是浑身上下，一片蓝色……”令狐申说着，又很快钻到飞船下面，开出一辆气垫车来。

“你真相信，有蓝色的人吗？”说话的是第二个女宇航员、令狐申的未婚妻古明慧，化学家兼医生的她，有着一双妩媚的大眼睛，年轻漂亮。

“我相信！”令狐申快乐地说，摊开一只手：“请吧，地球使者们，我们是宇宙空间的爱丽思，对吗？”他们一个个跨进气垫车。

杜英玲想，可不，他们就像爱丽思一样，来到镜中世界--不过，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而不是英国小姑娘爱丽思的梦境……气垫车时速为180千米，他们开上这片不很陡峭的山地，费了四个半小时--当然是按照他们手腕上佩戴的地球上的手表。这期间，乌伊齐德上空的太阳几乎未移动过，

显然这里的白昼一定很长。他们停下来休息了两次，吃点东西，拍些照片，采集点岩石和植物标本。但他们一次也没遇上哪怕一只昆虫甚至一只昆虫的躯壳。看来，第一批宇航员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乌伊齐德上没有动物。但是，那些飞檐和角塔又是什么生物建造的呢？

他们按照第一批宇航员绘制的地图去寻找高大的宫殿，却什么也没有找着。地图没有错，山、湖泊、树林子，方位都对，只是.....“也许，是他们的幻觉，”崔一宁喃喃地说。

“就像地球上的海市蜃楼.....”令狐申轻轻摇摇头。作为生物物理学家，他很清楚，在一个自然条件跟地球如此相似的星球上，生物发展的进程应该是差不多的。乌伊齐德的什么地方，一定有动物，有人--当然，形体、颜色、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一定是有理性、有感情、会创造文明的生物.....唯一的解释是：在这三年半期间，这儿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气垫车猛烈地喷着气，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张开在他们面前。

“也许是火山爆发，把宫殿摧毁了？”古明慧说，她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悦耳动听。由于大气中富含氧气，她的脸色出奇地红润和鲜亮。

地质学家杜英玲摇摇头，只有三年半的岁月，什么样的火山爆发，能够不留一点儿痕迹？崔一宁正在以考古学家的目光观察着火山口，然后果断地说：“钻进去。”

四个人攀着绳索鱼贯而下。弯弯曲曲的火山通道提供了天然的阶梯。很快他们到了火山口底部。令狐申看了看手表，只花了一小时又十分钟。

“那儿有亮光。”崔一宁用一种压抑的激动的声音说。的确，一种神秘的光从熔岩壁上反映出来，淡淡的，宛如紫色的轻烟，把火山底部照亮了。这是一个奇幻得有如童话的世界。

“这儿有通道。”崔一宁轻轻地说，“我们进去看看。”

他们又鱼贯地穿过那条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甬道。10几分钟以后，便来到一个很大的洞窟。洞窟的四壁很平滑，好像是人工修整过的，在它的一侧，还有几扇门。

四个人就站在其中一扇门的面前。乌伊齐德上的有理性的生物，是不是就要跟地球使者会面呢？他们屏息敛气，用眼神互相商量着，每个人的眼神都是惶惑不安的。门，好像是用一种不透明的黑色的有机玻璃制的。门上，也像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门一样，一排排、一列列嵌镶着突出的门钉，不过要小一些，密一些。

令狐申伸出手，摸了一个门钉。碍...他惊呆了，张大了嘴。

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洞窟消失了，面前竟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涌起滔滔白浪；接着，海上出现了巨大的张着满帆的楼船，一艘，两艘，三艘.....波浪向宇航员们袭来的一瞬间，古明慧惊叫了一下，令狐申立刻扶住了她。他是首先醒悟过来的人。他用低低的、但是果断的声音说：“别动，这不过是.....全息电影！”

真的，十分逼真的图景，却没有声音：海的吼叫，船上的喧闹的生活--正有一些穿着明代战士装束的人在船上走来走去哩。但是宇航员们除了自己的心跳，什么也没有听见。

然后，在一艘高大的楼船甲板上，出现了一群人。这艘楼船驶近了--不，不是驶近，是电影镜头拉近了。一个高大魁梧、面白无须的人立在船上，离宇航员们似乎只有十步之遥。

他的嘴翕张着，在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听不见--转眼间，又都消失了。

“这是……”崔一宁在他妻子耳朵边上悄悄说。“这是郑和下西洋……”大家恍然大悟了：这当然是地球的镜头，海水，船，鲸，人物……那个人，就是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郑和，虽然谁也没看见过他的照片，但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反映地球上15世纪的历史事件的全息电影竟然会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放映出来……船消失了，海消失了，四面依然是空旷的、被淡淡的神秘光源照亮的洞窟。宇航员们这才从白日梦中醒过来，他们谁也不想说话。

“我是不是再揪一下别的门钉？”令狐申怯生生地说，目光从三个伙伴身上掠过。他还是称之为“门钉”，实际上，他已确凿无疑地弄明白了：这是放映全息电影的一个个按钮。

没有人回答。令狐申把哆哆嗦嗦的手又伸向另一颗“门钉”，他自己立刻又惊得往旁边一跳。

眼面前是残酷的战争和屠杀。不，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院落里。全身甲冑的战士向着宫装的女子举起明晃晃的战刀；血，像喷泉一样……突然间，什么地方着火了，火势迅速蔓延，转眼间就充溢了整个空间。他们没有听见喊叫，也不感觉到火的灼热，但是四个人的心都在颤栗。啊，火光中隐隐约约的，不正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

“火烧……阿房……宫。”崔一宁结结巴巴地说。谁知道他猜得正确不正确呢？不过，作为考古学家，他已经看清楚，甲冑、宫装、兵器，都是秦代的款式。

现在，每个宇航员心里都明白：这些全息电影，并不是摄影棚里拍摄的，而是历史的实录，是在地球上的现场拍下来的！

但是，谁拍下的这些镜头？谁又把它们运送到若干光年以外的这个乌伊齐德星球上，贮存在洞窟中呢？而且，而且……在火烧阿房宫或郑和下西洋时代，地球上根本还没有发明电影，更不用说全息电影了。

这些念头使宇航员们深深感到惶惑而迷乱，他们都是科学家，他们不相信神力，也不相信奇迹，可是……如果不用神力或奇迹，这一切，又该怎样解释？

他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 海豚之神

郑文光

新捕得的一头苍黑色的海豚被送进了实验基地，它足足有8米长，力气大得要命。刚刚放进三号池，它立刻翻了一个筋斗，蹿出水面，骄傲地高高扬起头，那两颗小眼珠骨碌碌转着，颀长的身躯在太阳光下发出冷冷的蓝光。

“它是谁？”鲁石川和胡云霞刚刚开启电脑，海豚“阿聪”立刻主动提出问题。

两位青年人相互对望了一下。

“它是你的同伴，是新来的。”鲁石川回答道。

“为什么……它不来……我这个池……”“过一段时间，等熟悉了以后……”“什么叫……熟悉了？……”阿聪变得聪明，好问，甚至有点饶舌。

看见鲁石川没有回答，阿聪又要求道：

“把我送……送过去。”

胡云霞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鲁石川不由得认真思考起来：阿聪对新来的同伴发生了真正的兴趣，是新来者庞大、威严的躯体使它产生好奇心了呢？还是别的……他摇摇头，有些迟疑。

“它，它叫什么名字？”阿聪又问道。

鲁石川稍稍思忖了一下，突然说：

“它叫神。”

“哦，神！”阿聪重复了一句，“它多么硕大啊！”

说着，阿聪以从未见过的迅疾动作，跳向半空，那样做是为了把新来的海豚看得更清楚些。

“它咬我吗？”落下来的时候，阿聪又问。

“不会咬的。”

“它会和我做朋友吗？”

“会的。”

这时，胡云霞走了过来，低声说：

“阿聪的神情很不安，是不是我们暂且停止和它的谈话？”

但是阿聪显得很固执：“把我送到神那儿去。”

电眼闪烁着，这句话被译成汉语放送出来。胡云霞惊奇得张大了眼睛：“什么，神？”

她指责鲁石川：“看你都说了些什么！”

“阿聪，”胡云霞耐心地说，“它不叫神，它叫……阿仁。”

“不，不，我要神，我要上那个池去。”阿聪像一个惯坏了的孩子那样固执。它不停地在水池里逡巡着，时不时蹿出水面，它的灰色的身躯在半空中翻滚着；它的宽阔的尾鳍用力地拍打着碧澄的池水，好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在使劲地跺脚。另一个池内，新来的大黑海豚也呼应似地时不时跳起身子来。

“我看让它去跟新来的海豚熟悉熟悉也没有什么坏处。”

鲁石川皱着眉说。

“我要……神！”阿聪呼喊道。电眼闪烁着，音量随着海豚次声的分贝增大而增大了。

“好一个唯物主义者！居然给阿聪创造了一个神！”胡云霞不屑地说。

鲁石川为自己辩护道：

“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海豚为什么就不会……对啦，这就是抽象思维。”

“但是，”胡云霞冷静地说，“这个神的概念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你强加给它的。”

“不是强加。”鲁石川也显得固执了，“你也知道，阿聪决不接受任何强制的观点。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它喜欢强大的、美丽的、威严的形象。它要求和新来的海豚在一起，这正好表现了它的智慧。”

他关掉了电脑。轻便的起重机抓起了阿聪，投入三号池。

另一头海豚“阿敏”在一号池里也不断蹿出水面，看来，它也想跟阿

聪一起离去。但是它不能像阿聪那样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心愿。

一进入三号池，阿聪立刻冲向新来的大黑海豚。这头被鲁石川戏称为“神”的海豚受了惊，逃窜开去。它比阿聪长了差不多一倍，游得却没有阿聪快。它很快被阿聪堵住了。于是它跳出水面，庞大的身体重重地落下来，差点儿没砸在阿聪身上。激溅起的水花把池边的鲁石川和胡云霞浇了个透儿。

“赶紧换件衣服。”鲁石川擦着脸上的水说，“小心着凉。

我们用不着像保姆一样守着它们。”

15分钟以后，当鲁石川再度走到实验池旁时，发现三号池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阿聪已经受伤，一缕细细的血丝从它的左腹部渗出。大黑海豚疯狂地追逐着阿聪，阿聪灵巧地躲避着。海豚是爱好和平的动物，它从来不攻击自己的同类，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大黑海豚竟然如此横蛮而粗暴？是阿聪的过分亲昵使它感到厌烦呢，还是阿聪的盲目崇拜使它自以为真的成了不可一世的“神”？它的尾巴用力拍打着池水，睥睨一切地凌空而起。阿聪时时跳出水面，躲避着追逐。

鲁石川呆住了，胡云霞嚷道：

“还不快把它们分开！”

但是两头海豚都在奔突中，起重机的铁手很难抓住阿聪。

胡云霞很快跑回屋取了一支麻醉枪出来。正好大黑海豚跳了起来，她朝它开了一枪，它重重地摔了下来，一会儿不动了。

鲁石川立刻去开启起重机。可阿聪的表现却十分奇怪，只见它游到僵卧不动的同伴跟前，作出亲热的表示，用尖尖的喙去碰它，用身体去蹭它的身体。起重机的铁手下来时，它躲闪着，不肯让铁手抓祝鲁石川走进观测哨所，开启电脑。电脑里传达着阿聪的讯息：“不，我不！我要……陪着神。”

“它咬你，欺负你，你受伤了。”鲁石川焦躁地说。

“它是强大的，美好的，我是弱小的……我不要阿敏，我要……神。”

两个青年人束手无策地对望了一眼，胡云霞不愉快地说：“你呀，为什么要说那家伙是神？”

鲁石川委屈地回答：“神，不过是一个名字，我又没有教阿聪像人类信奉神明一样，去信奉那头黑海豚……”“那末，”胡云霞沉思地说，“阿聪为什么对这头咬伤它的大海豚表现得这么亲昵和依恋？”

鲁石川迟疑地说：“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难道这里真的反映了……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

“什么？瞎扯！”

“云霞，听我说。”鲁石川神情肃穆，“任何宗教的传播都不仅仅是讲道和说教，它还包括使用暴力。所谓牧师的职能和刽子手的职能，这是两条并行不悖和互相补充的信条。美国人琼斯的圣殿教徒为什么集体自杀？这里既有作为精神鸦片的迷信宣传，又有赤裸裸的暴力强制。动物都有逃避攻击的本能，但是阿聪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它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它崇拜那头大黑海豚，即使被它咬伤了……”20天以后，胡本溪教授回到了实验基地。他痛心地发现，他心爱的阿聪奄奄一息地躺在池水中。它显然认出了“胡胡”，却再也无力跃起了，但是每当隔壁三号池的那头大黑海豚高高蹿入半空，在阳光下划出优美弧线时，它的一双小眼睛还是会流露出羡慕和敬畏的神色。

奇怪的是阿敏也萎靡不振。胡本溪打开电脑，他得到的讯息令他目瞪口呆：“我要到……神那儿去。”

阿敏的思维能力也增加了，一定是从阿聪的头脑里学会这一切的。

即使是奄奄一息，阿聪还是通过次声诉说着：“胡胡，我要去……找神。”

能够责怪鲁石川吗？问题显然不在于名字。即使把大黑海豚叫做“恶魔”、“鬼怪”、“坏蛋”或诸如此类的名字，对于阿聪、阿敏来说，它们崇拜的是大黑海豚这个实体，而不是名字--符号。犹如人们崇拜上帝或佛、观音菩萨、圣母、安拉一样，名字可以有各种各样，代表的概念只有一个--神。

动物行为研究所所长冯越教授来了，老头儿以哲学家的口吻说：“光让动物学会人的思维能力是不够的，它还必须经历人类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否则，它就像原始人类一样，对于我们称之‘神’的现象感到畏惧和宗教性的崇拜。阿聪的经验，使我们对动物思维活动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它向我们显示，原始人类的宗教观念是怎样产生的。”

胡本溪教授激烈反驳他的老同学：

“我就知道我心爱的阿聪快要死了，它的肉体没有病，但是它的灵魂正在消逝。该死的黑海豚，我要把你送到屠宰场去！”

“灵魂，”冯越若有所思地说，“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你对灵魂有什么看法呢？”

胡本溪低垂着头。

离他们远远地，胡云霞小声地对鲁石川说：“看来，把动物当作人类一样施加教育，是不可能的。人类的思维能力是几十万年历史期间付出巨大代价以后获得的……”“你这倒真是有神论思想了。”鲁石川不乐地说。

“我告诉你，”胡云霞庄重地说，“这是最彻底的唯物论。”

阿聪的头脑里，不过是反映了你我头脑里的思维罢了。如果你不曾中过造神派的毒，你会想到，给那头大黑海豚取一个‘神’的名字吗？”

“问题不在名字……”鲁石川分辩说。

“名字，也反映了思想……”胡云霞坚持自己的观点。

